

目摇摇录

第一部分

高景德教授生平 (猿)

第二部分

深切的怀念摇不尽的回忆

摇摇——对高景德同志的追忆 张孝文(猿)

缅怀同窗好友高景德院士 师昌绪(猿)

缅怀景德先生 严陆光(猿)

深切怀念恩师高先生 张盖凡(猿)

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

摇摇——回忆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前理事长高景德同志

摇摇 赵明生等(猿)

大业未竟君先去摇誓将遗愿化宏图

摇摇——沉痛悼念高景德会长 张慕□(猿)

高山仰止摇风范永存 李兴源(猿)

深切怀念高景德先生	亢正强(猿)
感激与怀念高景德教授	
摇摇——他为科技出版事业的发展做了极关键的工作	
摇摇	罗见龙(源)
四十年的奉献	
摇摇——忆高景德校长	李传信(源)
景德同志为学校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方惠坚(缘)
怀念我们的“老组长”	倪维斗(缘)
缅怀我的导师高景德先生	卢摇强(远)
深切怀念高景德先生	王维城摇周汝潢(远)
悼念高景德同志	吴佑寿(远)
怀念景德同志	宗孔德(远)
高先生和电机教研组	
..... 杨秉寿摇郑逢时摇王承煦摇朱东起摇黄立培(苑)	
大师已逝,风范犹存	
摇摇	清华大学电机系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教研组(苑)
良师益友摇光辉榜样	
摇摇——缅怀恩师与挚友高景德	韩丽瑛等(愿)
怀念导师高景德先生	李发海(愿)
永远学习高景德同志的优秀品质	
摇摇	林功实摇徐一新摇沈摇梁(愿)
深切怀念高景德同志	姜锡华摇张万昌(怨)
景德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刘摇泰(怨)
怀念我们的良师益友景德同志	马钟璞摇葛长华(无)
怀念高景德吾师	张麟征(无)
我最尊敬的导师——景德先生	吉嘉琴(无)
难忘的教诲	金启玫(无)
怀念高景德先生	姜建国(无)

我的导师摇我的楷模

摇摇——学习导师的为人学精神 ,作为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 王祥珩(景德)
- 怀念恩师高景德教授 倪以信(景德)
- 忆我的导师高景德教授 孙元章(景德)
- 回忆高景德老校长的一次批示 张书练(景德)
- 我的哥哥高景德 高景观(景德)
- 我们的父亲高景德 高平摇高进摇高衡(景德)

第三部分

- 高景德自述 (景德)
- 高景德 李汉平摇卢摇强(景德)
- 流光岁月莫惊猜——记高景德教授 潘云唐(景德)
- 高质量的人生摇高质量的奉献
- 摇摇——记著名科学家高景德教授 丁青青(景德)
- 高景德 :寂寞耕耘岁月悠 尹传红(景德)
- 学问得自苦学中 李摇何(景德)

第四部分

- 高景德教授生平年表 (景德)

第五部分

- 高景德发表的文章 (景德)
- 高景德主要学术著作及论文 (景德)
- 编后语 (景德)

第一部分

高景德教授生平

杰出的电机工程科学家 ,著名教育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前校长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高景德教授因病医治无效 ,不幸于 1995年 12月 24日凌晨 7时在 北京逝世 ,享年 79岁。

高景德教授 1916年 12月 24日出生于陕西省佳县。1936年保送西北工学院电机系学习 ,1939年毕业于后入西安西京电厂工作 ,1941年应聘到北京大学工学院任教。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作为国家选派的首批赴苏留学生 ,前往苏联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电机系攻读副博士学位 ,1954年以“应用于远距离输电系统中的凸极同步电机的研究”的论文 ,被越级授予技术科学博士学位 ,成为我国第一位在苏联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

高景德教授于 1954年回国 ,即在清华大学电机系任教授 ,是清华大学唯一的跨电机与电力系统两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 ,曾先后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科学生产处处长。十年内乱期间 ,受到打

击迫害。1978年重新担任学校的领导工作,任副校长、校党委委员,校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同时兼任校科研处处长、研究生处处长等职。1984年—1985年任清华大学校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先后曾任清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他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及第一、二、三届学科评议组电工学科组召集人,国家发明评选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委员及技术科学部常委、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四届常委及荣誉委员,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第三、四、五届副理事长,《现代电力系统丛书》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工卷》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及《科学通报》副主编,《电工技术学报》及《电工技术杂志》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攀登计划“现代电能系统运行与控制的新理论与新技术”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老教授协会会长等职。他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由于在科学技术领域和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高景德教授于198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5年当选为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的特级会员(云汉曾)并被载入国外出版的国际名人录中。他先后获得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的一百周年奖(198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1986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年,198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出版荣誉证书(1988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1989年,1990年)、香港柏宁顿教育基金会(中国)第二届“孺子牛金球奖”中的最高奖——杰出奖(1992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199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1992年)。

高景德教授在电机工程领域是一位功底深厚而又多有建树的科学家,几十年来他为电工事业的发展奋斗不止。“文革”结束

后,高景德教授在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的同时,领导研究集体在学术和科技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硕果累累。他开拓并系统发展了电机复数分量理论和电机动态过程理论,创造性地研究了串联电容引起的交流电动机自激的课题;开辟了电力系统线性与非线性最优控制的研究领域,从而发展了电力系统控制理论及其应用技术;提出了电机多回路理论;发展了电机参数辨识及测算的新方法;发展了电力系统过渡过程数字仿真的新方法并建立和不断完善电力系统物理模型实验室,对我国同类实验室的发展起了带头作用。1979年代末,他又领导了电力系统及大型发电设备安全控制和仿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还具有预见性地开拓并推动了电力电子新学科的研究和发展。他在理论上的创见,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的开拓,不仅为清华大学电工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而且推动了我国电工学科的发展。

高景德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勤恳耕耘在教学第一线,对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特别是学位制度的建立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79年高景德教授任清华大学科研处第一任处长,主持科研、生产、研究生、设备实验室等方面的工作。由他主持制定的研究生培养计划,不仅使清华大学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高层次人才,而且对我国研究生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高景德教授本人在我国电力系统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也做出了卓越贡献,由他直接指导的第一批研究生有的已成为中科院院士。1980年代以来,他先后培养出电机和电力系统两个专业近 100 名博士。

1985年后,高景德教授在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和校长的 10 年中,与学校其他领导一起,明确提出了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目标。他提出了“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的办学方针,进行了涉及本科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制度等旨在提高教学质量的系

统性改革,初步建成了以工科为主体的包括工科、理科、文科和管理学科的高质量培养人才的综合性大学。在教学上形成了专科—本科—研究生和继续教育等一套比较完整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建立了服务于人才培养和经济建设的科研基地。特别是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成立了研究生院和继续教育学院,并在研究生招生、培养、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改革,使在校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数量在短短几年内,就由五六百人增加到近三千人,培养规模大幅度提高。同时逐步探索并积累了一套多模式培养研究生的途径,使学校进入成批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新阶段。高景德教授高瞻远瞩的办学方针和他主持下卓有成效的各项改革,为后来研究生教育事业的更大发展,为我校建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教学科研型大学奠定了基础。

高景德教授淡泊名利,孜孜不倦,从教 36 年,把毕生的心血都贡献给了他所热爱的中国教育和科技事业。1985 年,他离任清华大学校长岗位后,依然为我国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奋斗不止,继续进行着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为清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他始终关注着学校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指导完善研究生管理制度。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和民盟中央常委,他对我国的改革与建设,对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了大量工作。他和苏步青等著名科学家向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递交了旨在办好一百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力争有若干所达到国际较高水平的大学的“圆梦工程”实施提案。这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意义极为深远的影响。

高景德教授在学术界、教育界享有崇高威望。他学识渊博而诲人不倦;身居要位而从不居高临下。他营造的教学氛围使学生深受教益,他的谆谆教诲对青年们的成长更是有着深远影响。他教育青年学生从入学之日起,就要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又红又专、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教育他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在学业和思想品德上皆堪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生和祖国需要的优良人才。高景德教授功勋卓著,但从不居功自傲,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真实坦诚,尤其是他作为一代科学大师所具有的伯乐精神无不为人称道。由于他善于团结和组织他人一起工作,并提倡不同学科、不同学术流派和风格的学者之间进行交流切磋,因此,在学术上赢得了众多合作者。他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工卷》就是几百名专家教授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结晶,也是电工学术界的一部代表作。在他的倡导下,科学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出版社联手出版《现代电力系统丛书》,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他为该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又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他热爱科学、尊重同行、关心青年、团结合作的精神受到了科技界和教育界广泛的尊敬和爱戴。

高景德教授患病后,依然乐观坦荡,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已卧床不起、病情严重的情况下,还嘱咐大家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把科教事业搞得更好。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关心着科教兴国大业。

高景德教授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坚持原则,治学严谨,谦虚谨慎,克己奉公,宽厚待人,高风亮节。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做出了诸多开创性的重要贡献,值得我们永远怀念。高景德教授的逝世对我国的教育事业、科技事业、多党合作事业和清华大学都是重大的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努力地工作,为实现高景德教授的遗愿,为贯彻科教兴国方针,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高景德教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第二部分

深切的怀念摇不尽的回忆

摇摇——对高景德同志的追忆

张孝文^①

1982年 10月在我住院期间的一个下午,景德同志突然来病房告诉我说,因为糖尿病也住院来了,就在这层西头 521号,还说,他住院时间不会太长,血糖稳定后就回去。那时我的情况不太好,他鼓励我安心治疗,战胜病魔。谁知道他这一住竟然会没有再离开病房。可能是已患有顽症的缘故,他的糖尿病比想象中要难控制,直到 1983年 1月初,他告诉我血糖指标有好转,准备回家去了。但就在这以后几天,他突然出现全身黄疸,检查发现有肿瘤,而且部位长得不好,已无法做切除手术。不久我倒出院了,但还定期去治疗和检查,因此有机会常去看望他。对他病情的变化我是清楚的,思想上也有生变的准备,但近年底得知他真的离开我们而去时,悲痛的心情仍是久久不能平静。

景德同志是我国第一个留苏博士,一位有杰出贡献的电机和电力系统专家,因而对他早有所闻。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虽然都

^① 张孝文,全国政协常委,前国家教委副主任,清华大学前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工字厅工作过,但直接接触很少。文化革命中在江西农场劳动时,我们编在一个连队,在那个时期,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比一般中层干部要重。他年近半百仍与年轻同志一样劳动,埋头干活,言谈甚少,但待人总是那样真诚与和善,在大家心目中,他是一个忠厚、达观的学者。

与他接触较多是在 1983 年初我到学校任副校长以后。从 1983 年他接替刘达同志当校长,到 1988 年期满退下来,这五年是学校发展中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也是国家和学校能否在稳定的环境下进行改革开放受到严重挑战的时期。景德同志作为一校之长主持学校行政工作,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和指导方针,对清华的发展和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多个场合表示:学校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有人写文章非难他,他知道后含笑地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还要这样做。1987 年前后,个别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到很多学校去散布奇谈怪论,有些青年学生也一时受到迷惑。在一次与学生座谈时,有学生问高校长,清华怎么不请他来做报告,景德同志说:“我当校长就应该给你们请好一些的老师。”

在总结历史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办学经验后,这一时期清华进一步明确了“一个根本、二个中心、三个结合”的办学方针,即把培养人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要把学校建成教学和科研二个中心,实行教学、科研和社会生产实践三结合。在发展规模和提高水平的关系上,在党委的支持下,景德同志明确提出“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的指导方针。这就使学校学科的拓展、规模的扩大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都能在保证质量和提高水平的基础上扎扎实实地进行。值得指出的是,提出这个方针时,正是在一些地方和学校不顾条件和质量,片面强调发展规模的时候,这就更显得他能从实际出发,不随波逐流的难能可贵。在他任期内,学校已初步形成了以工科为主体,理工结合,包括文科、管理学科等多学科格局,具有

研究生、本科、继续教育、成人教育等层次及类型的、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并开始提出要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为学校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景德同志非常重视树立良好学风及加强教学工作,有一个时期受社会上出现的“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有些学生心情浮躁,校内学习风气受影响。1953年缘月在一次学代会上,景德同志亲自给学生作报告,提倡“发扬清华的优良传统,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踏实的工作作风”。为保证本科教学质量,他提出要让最有经验的教师给大学生讲课,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教务部门有同志原先提出要让老教师给大学生讲课,是景德同志提出要改为“最有经验的教师”的。有一次在他家里,我们两个讨论怎样的讲课才有好的效果,他说,其实两个在课堂上效果很不同的教师,往往所讲的内容却是基本相同的,而差别主要是教师对这些内容的理解深度不同,由此而形成讲课的重点、表达的方式以致感染力都不同。所以他要求教师应该理论联系实际,区别情况逐步做到既能上课,又能科研,并坚持基础课教学要与相关的专业系融合的改革方向。

清华在培养研究生工作方面的发展和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很有代表性地体现出了景德同志的远见卓识。他在分析了学校的师资力量和科研条件后,明确指出:像清华这样的学校,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一定要有相当的规模。在他任校长期间,经批准清华在全国首先试办了研究生院,在研究生的招生、选拔、指导、培养、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改革。特别要指出的是,作为一个杰出的教育家和学者,他自己在学校电工学科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带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最近向以他为首的这个学术群体所颁发的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丰富的实际经验和高瞻远瞩的教育思想相结合,这就使他始终能给工作以有力的指导。

清华大学的科研工作在这个时期也开创了新局面。学校明确了面向社会主义建设主战场,以应用研究为主体,基础研究及技术开发为两翼的发展格局。逐步形成了以核能工程、微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悦云)为中心的三大国家重点项目和研究基地,组织起来并通过竞争,使“七五”攻关等一大批科研任务得到落实,争取到世界银行贷款,组建了一批跨学科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管理体制上普遍实行了课题组长负责制,对课题组负责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对责、权、利的统一也做了相应的规定,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师争取科研任务的积极性。景德同志不仅抓学科规划、基地建设、体制改革等有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也非常注重工作的落实。他亲自给当时确定的六项重点课题负责人发聘书,并向他们提出要求。对很多具体工作,他做出明确指示,例如在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实施以后,科研拨款制度也做了重大改革,相当多的教师不适应面向社会,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参与竞争,争取科研经费的新局面。他告诉我们说,很多教师一是信息不灵,二是不善于竞争,学校要给他们以很具体的帮助。就是按照景德同志的这个指示,学校科研处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在得知我国自然科学基金正式设立,并准备开始接收申请以后,就在全校范围内召开了“如何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的指导会议,对推动学校教师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的积极性及提高命中率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做法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的第一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又如,景德同志对于跨系、跨学科的科研机构,应该如何组织和运行非常重视,从清华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即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开始,他就要求我们,对它如何实现跨系运行的方式做出具体的规定。在文件初稿拟出来以后,他跟我们逐条进行讨论。他说,这件事很重要,组织跨系、跨学科研究任务及建设基地是一个方向,但往往与局部利益有矛盾,运行起来困难重重,希望能从中取得一些经验。

景德同志居一校之长,又是在教育和科学事业上有丰富经验的长者,因此在学校领导核心中,大家对他是很尊敬的。而他的作风却是非常谦虚和民主,一些关系到全局的重大决策,他积极发表看法,参与讨论,并自觉维护和尊重党委的集体领导,像主楼前等校园六百多亩地的征购,由学校垫资提前建设微电子、微米技术基地等,他都十分明确地发表了后来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意见。凡是要校长决策的学校行政事务,他总是在充分听取有关同志的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后才作决定。记得在图书馆新馆建设过程中,设计方和使用方在一些问题上意见相左,有的还争执得很厉害,景德同志带了我们到工地去观察后,再请双方负责人一起来开会,在充分听取他们不同的意见后,他还请学校其他领导同志发表意见,最后他才作结论,并做了耐心的解释。景德同志待人真诚,对周围的同志充分信任,他总是鼓励大家大胆、开创地工作。他说,我的方针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信任是使用的前提,既然用了就应该放手让人干。所以在他领导下的同志都感到心情舒畅,可以充分发挥主动性。但这不是说他对工作、对同志要求放松了。有这样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影响,为了拓宽学校南北方向的主干道,在一个夜里后勤有关部门把原来路两旁的树都放倒了,有位教授深夜返校,见此情景,大惑不解,连夜打电话询问高校长,而有关部门事先却没有向学校主要领导做过报告。第二天一早,高校长把有关的同志找来,严肃指出:这样重要的事,不仅要向学校领导请示报告,经审定后,还要在这个主干道的醒目处出安民告示,告知公众。有关同志诚恳地接受了批评,并在以后工作中做了改进。

景德同志一生不仅在学术及教育事业上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而且他的品德非常高尚。他淡泊名利,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谦虚豁达,大凡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能被他这些优秀的品质所感染。他待人宽容又诚恳,使人感到亲切。他的内心世界是这样的纯洁,想

的只是事业和奉献。1990年代中,有一次我们一起参加一个会议,会上有一个同志很激动地谈到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并以他自己亲身的经历说,为了办一件小事,也要有“大团结”开路!这时,景德同志侧过身来,悄悄地问我:“这‘大团结’是什么东西?”我解释这是十元钱的代称后,他摇头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表露了他对“一切向钱看”不良风气蔓延的忧虑。他对自己要求是很严的,到过他办公室和家里的同志,对他简朴的作风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考虑他作为清华的校长,校外活动又较多,和过去几任校长一样,学校准备给他相对固定一辆小车,他得知后坚决予以拒绝。他说:“用车时能从车队要到办公车就可以,千万不要为我配专车。”景德同志就是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到的这样“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相对景德同志所作的贡献来说,近年来所给他的荣誉,他是当之无愧的,令人惋惜的是有的来得晚了些。1995年10月初我因治疗而短期住院,得以有机会常去看他,那时他的病况已很严重,药物都难以制止的剧烈疼痛一直折磨着他。一天我在教育报上看到,他获得了第二届(1995年)“孺子牛金球奖”中的最高奖——杰出奖的消息,我马上拿着报纸去告诉他,他听到这个消息时强忍着疼痛,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断断续续地说:“工作的成绩是大家的……结果,我是不行了,你要保重。”这竟是他和我最后的一次谈话。下一次再去看他时,他已认不出我了。处于弥留之际,他想到的却还是集体,还是他人。

1996年10月14日,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获得首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代表时,江泽民同志在即席讲话中,特别提到获得唯一特等奖的高景德同志的成果,并深情地惋惜他已作古,总书记亲切地称景德同志是过去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那天离景德同志过世差不多是一年,此情此景,实在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我想他